學統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統

(五)

熊賜履撰

學統卷二十一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爲河南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爲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先生于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尚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召、而命爲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利器、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僞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于

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伊川故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無何。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于涪。涪人爲立祠于北巖。先生既辭免不獲。乃以文告于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既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兼職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公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亙古未聞。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

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諉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讎之義乎。又況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讎。與之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爲趣。嘗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于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于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學于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如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于世。其言行見于浩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謚曰肅。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于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于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諦當。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說。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篤于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門人記錄爾。惟卽其所遇于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于道。卓乎不可及矣。至于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甚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充于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于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

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呂涇野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眞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歎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叉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于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若定夫輩後來多流于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涪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簀的去處。眞是殀壽貳他不得的。或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彥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即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簀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喪壽歿而已。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

愚按。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顏曾之于孔子。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爲之者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于師門微指。少所發明。然持守之嚴毅、出處之姱峻。眞不愧伊洛之高弟也已。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千仞。屹然爲名教干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其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誣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眞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父淵。故宜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鞫。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夫。歿。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墓傍。將躬畊以老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卽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探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旣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脩

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于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慍懟形于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歎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㮚方得志于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于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趙野宵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于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說。珏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軋脅異己。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于澥。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省一

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微細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金園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之建炎二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械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爲助而卽于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

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謚文定。先生初問人材于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誤國。先生不及見也。先生彊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矢志。在于康濟時艱。見中國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于其身然。風度凝遠。翛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爲稱首。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自王荊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子寧。將仕郎。稱茆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籍

溪先生。並爲宋大儒。別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及哉。

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河東侯氏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紀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

問。文定卻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獨興者。朱子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卻信得于己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就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足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巋然人材之冠冕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疏傳。發明宣父之旨。以嘉惠來茲。而于陰陽內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辨之

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疏有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答贛川曾幾書有曰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顚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脩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于斯道殆所謂較然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韓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于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于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

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薪厲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

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鎭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鎭之民以死拒之。三鎭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尙可爲也。若種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鎭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于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

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于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訛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于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

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既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子弟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于先生先生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辨龜山語錄文集行世明宏治中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中祀稱先儒楊子子迪力學通經亦常師伊川云

程子曰楊時敏穎悟

又曰楊時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自孟子歿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龜山楊中立是也

又曰楊公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于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

卜也。

陳氏淵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先生。

又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嚴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于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入。非假學力。

又曰。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朱子曰。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

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

高景逸曰。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又曰。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靳于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愚按。龜山晚年一出。當時若不滿人意。然胡文定論之甚公。朱子深有取焉。斯固未足爲龜山病也。卽其建白罷荆公配享、燬新經板籍一二事。不謂非有功于斯道者矣。正學一綫。得閩中諸大儒而始昌。遡厥淵源。實自龜山首開之。然則龜山之功。亦豈在子輿氏下哉。

學統卷二十四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先生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于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謝田裏、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程氏傳于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先生受學焉。先生懲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于是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于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于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其源流非一日

也。今皇帝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刻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因采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闓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閒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于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于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遂啓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倡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于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于官。年六十四。子敦敍。皆早歿。無嗣。後門人葬于本郡羅源黃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謚文質。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儒羅子。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于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

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于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金人之侮。是其獻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于世。胸次抱負。不少概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于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詒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愚按。豫章先生潛思篤行。務爲明體達用之學。嘗曰。中庸之書。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又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不知所止。則于學無自而進。又曰。以聖賢。則莫學而非學。則莫學道。以俗

而非物。考其議論。蓋無一不大醇而至正。求一言之隣于駁雜、涉于旁岐。不可得也。其以上接伊川龜山之緒。下啓延平考亭之傳。裒然爲東南鉅儒。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學統卷二十五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者。皇

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顚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閒。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絺之爲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于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嘿之閒。爲目擊而意會也。侗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茲。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悋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于門下也。于是受業于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亟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其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既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閒。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

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須是旦晝存養。不至牿亡。卽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旦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于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卽文公也。

沙縣鄧迪嘗謂韋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翫其所安樂者于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于人眞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于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閒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閒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于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卻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卻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聞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于學者馳騖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于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閑看者。愚于此曾下工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于閑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學統卷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閒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與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彊。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先生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閒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夷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夷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

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于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于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

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諉、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歎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于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賜

謚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衒于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于是言理者歸于老佛。而論事者騖于管商。則于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于事、而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于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于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于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于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咈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間者，始皆極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間，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爲天理。以稼穡織紝爲存心。不惟善于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汚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于嚴義利之辨。而又爲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峯。五峯之言性。既已有病。卽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

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于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爲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二十七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榦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淸之。淸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婿先生。寧宗卽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受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鎭。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先生報以乞候斡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于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夷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夷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

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尚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閒百姓受禍。至于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夷人遷汴。莫不狠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閒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于夷。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于清平山豫立義砦。斷夷人右背。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于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

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夷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于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

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董氏訒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于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于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詣敬勝義勝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墜亦于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烱然而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于氣又不能不動于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脗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眞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陽于彌留之際猶拳拳以

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與。蓋勉齋之于朱門。亦猶彥明之于程門、曾氏之于孔門云。

學統卷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峯先生

先生姓蔡、名沈、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治國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于一。象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賾。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式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

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資。縱橫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于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

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賾鉤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于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峯先生名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謚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凜凜焉常若有負沈潛反復者數十年于二書闡發幽微至于如此眞不媿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峯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于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邃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隨于虛無而言數者不詭于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雜于霸江西之學術雜于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

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卽體也。用中有體。體卽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卷二十九

翼統

眞西山先生

先生姓眞、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既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夷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夷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謂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于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于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于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蝕熒惑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望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詆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

疏言夷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夏之憂蓋夷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于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弈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唔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夷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夷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夷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彊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彊兵足食爲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夷金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

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先生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譬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閣之儀寖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洞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埜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夷滅。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畊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侻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

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眞子。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幾。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于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幾。

又曰。西山眞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錮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遠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于溫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逮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曹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于贈卹。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卽奈何以王魏目之。

學統卷三十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生先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嗈。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坐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卽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爲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亭、海□□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父延于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盡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傳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篤信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鄖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鄖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鄖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淸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即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于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罄。先生曰。聖門著教。尙矜不能罄、八音之一。生能鈞罄。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頎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貴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于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衞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

會王振一老僕泣于蠻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率率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埽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與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于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于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尙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

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于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慍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違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于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尙書。謚文淸。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

之道。與天同久。崇于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眞實。學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眞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眞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姱峻。明興。眞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殄茲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闊。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竝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狷籍方稱博碩。是揚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眞知實踐。今之眞儒也。

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

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謂其于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

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眞鐵漢。或曰好一官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

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官一或曰學已至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眞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雒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彊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眞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略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于正惟在表章眞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于將來振儒宗于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不著其于世教非小補云

整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于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竝無窒礙

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閒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儗前賢難矣哉其言甚嘗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粵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尙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爲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閒者用爲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簀靡不挾策妙悟懼契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閒之束直備筒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蓍蔡而議者求多于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荀揚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于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敝精神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徵吟則

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兎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于人事之酬。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于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曾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略無停滯。自少至老。壁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眞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漓剴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爲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間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爲有明一代儒宗。不爲過矣。

學統卷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六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于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而尚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迓于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情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摳衣及門者日衆。于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

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元。又曰。以眞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于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充廣其聞見。于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于弋陽龜峰閒。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爲亂苗之莠。而莊昶豪放之士。且將流于曠蕩之歸。因不憚往復辨論。使學者不迷于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趨、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于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略曰。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于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

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于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曷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于坐忘。即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教空心。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于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于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

心功夫。不得其眞。多流于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于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眞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于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册。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于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辭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晰。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彊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于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丹湖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一出于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爾。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尙有以識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于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欠箑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遊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與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身心以得之。眞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遺民。而先生無求于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

又曰。先生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于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蘊而深闢之。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淵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肯綮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于大儒。何所爲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絕憂悶之志整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遡聖賢博及政教其于邪說詖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藋德與時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于用也自聖學失眞卑者溺于功利高者涉于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于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于胡氏兩先生者剸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于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于一布衣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于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于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于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于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

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羣居類聚。則爲敬業爾。藉令略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耀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闇于聖賢大學之道。卽建樹鑿鋙。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尙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檜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錄。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于是。知其解者日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于羹墻。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攣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罔一弗主于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卽異端之得罪聖門、至夷于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又按。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將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從康齋遊。旣而藏修于家。上師洛閩。始得聖人之敬。而所著㠯

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闢。深以學者入于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于粗。而新會實流于異。一師一友。並愧餘干遠矣。